



长江大保护十周年
长江流域地市媒体百村蹲点调研行

赤水河清润山村

昭通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雷明娟



赤水河威信段。昭通市融媒体中心实习记者 兰波 摄

一场夜雨过后，薄雾如纱。晨曦初露，粼粼波光在赤水河上跃动。

站在云南省威信县与镇雄县交界的香树村果哈峡畔，眼前是一幅画：峭壁耸立间翠色欲滴，清澈河水中鱼群悠然游弋，白鹭翩跹掠过水面，与远山近水相映成趣。

这条充满生机的河流，曾因非法捕捞、污水直排、矿渣堆积而生态恶化。历经十余年持续修复，赤水河不仅重现清澈，更成为长江上游珍稀鱼类的乐园，见证着沿岸村民从“靠水吃水”到“护水致富”的转变。

近日，记者蹲点香树村，记录这条生态之河的涅槃之路，感受赤水河畔生态文明实践中跃动的生命力。

鱼跃鸟欢今又是

“这里的地名叫‘果哈峡’，河叫‘果哈河’。果哈是彝语的音译，意为红色的河，也就是赤水河。”果哈河边，长江上游珍稀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威信管护站职工陈文善蹲下身，将手指探入水中，水有些微凉——看着河里越发多起来的鱼儿，他忍不住哼唱起歌来：“赤水河啊百鸟欢唱，赤水河啊鱼跃龙藏……”

“现在水质明显改善，昆明裂腹鱼、四川裂腹鱼、宽唇华缨鱼、金沙鲈鲤等鱼类明显增多！”他用网兜往草丛里来回捞了几下，几条小鱼蹦跳着浮出水面。

作为河道管护员，他是赤水河生态变迁的亲历者：20世纪90年代初，因沿岸人口密度大、经济发展相对滞后，赤水河干支流上修建了一批取水坝和小水电站，破坏了整个流域的生态系统，威胁珍稀鱼类及长江上游特有鱼类的繁衍。加上群众环保意识比较淡薄，矿渣、垃圾汇入河中，粪水直排河里，河水开始变得浑浊，河里的鱼越来越少。

2005年4月，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。陈文善主动请缨参与保护区管护工作，他走村入户宣传环保政策，劝说渔民减少捕捞。

2019年，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云南管护局成立，相关部门开始了更专业的保护工作，制定了赤水河流域生态修复方案，组织志愿者清理河道垃圾。

“你看，现在的香树村是不是特别漂

亮？”看着山水画一样的景色，陈文善有些自豪。

如今，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了保护行列，曾经的污染者成为环保志愿者，定期参与河道清理。穿村而过的河岸两旁，农家乐和民宿如雨后春笋般出现，为村民带来可观收入。孩子们在河水中快乐嬉戏，老人们在河畔公园散步聊天。

一条集峡谷风光、民族风情、赤水观光、科普研学于一体的农文旅融合路径在赤水河边延伸开来。

护河员的“三件套”

中午时分，雾气渐渐散了。阳光从云缝里漏下来，洒在香树村的果哈河上，碎成万千金光。

护河员郭洪银换上胶鞋，带上巡河“三件套”——小喇叭、网兜、宣传册，和几位志愿者一起，徒步沿着河岸开始了一天的巡查。

“小时候，这河水比现在还要清，鱼也多，我们经常下河摸鱼，渴了就喝一口河水的水，透心凉。”望着波光粼粼的河面，郭洪银回忆起儿时赤水河的模样。

然而，随着经济发展，赤水河也面临污染威胁，生活垃圾、农业面源污染、非法采砂……这些问题一度让河水变浑。

2017年，当地推行“河长制”后，郭洪

银主动报名成为护河员。从此，巡河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。

每次巡河，郭洪银都会仔细检查河岸是否有垃圾、是否有非法捕捞或排污的痕迹。遇到岸边玩耍的人群，他会提醒他们带走垃圾。发现河岸有塑料袋、饮料瓶，他就捡起来装进随身携带的编织袋里。

“这条河养育了我们，不能让它毁在我们手里。”四季轮回中，郭洪银用脚步丈量着这条巡河路，也用心灵感受着赤水河的每一次脉动。

寒来暑往，赤水河依旧奔流不息。不同的是，过去的粗放发展模式已经改变，取而代之的是更严格的生态保护。

拆除小水电站、处理垃圾污水、整治硫磺矿渣、退耕还林还竹还果、禁止非法捕捞……呈现在眼前的是两岸青山、绿树掩映、鱼翔浅底、鸥鹭鹭鸣的动人画面。

竹筏工开上游艇

“突突突……”轰鸣的马达声渐息，顾体权师傅将游船缓缓靠岸，河水轻拍船身，泛起圈圈涟漪。

如今的赤水河是长江上游唯一没有新修干流大坝、可以自由流淌的一级支流。果哈峡全长约5公里，是赤水河干流上最险峻也最秀丽的一段。两岸峭壁耸立，青翠的林木从石缝里倔强地生长出

来，倒映在河面上，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。

顾师傅是土生土长的香树村人，从小在赤水河边长大。2006年以前，河上还没有竹筏，村民们要过河，全靠他的竹筏。

“那时候，一根长篙，一张竹筏，就是



巡护员日常巡护。昭通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雷明娟 摄

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·薪火映黔山

陈淑蓉：二十三载芳华铸忠魂

孙晓蓉

陈淑蓉是贵州省遵义市（今播州区）人，1920年10月出生于龙井沟的一个富裕家庭。幼年时，父亲逝世，母亲改嫁，孤苦无依，她在祖父母的抚养、照料下长大成人。

陈淑蓉少年时期考入遵义女子中学，在学校里，她接受了一些男女平等的进步思想，受到了抗日救亡的宣传教育，积极参加遵义县地下党领导的“读书会”活动。女中毕业后，陈淑蓉抱着投笔从戎、抗日救国的愿望，到贵阳考入国民党贵州省警察学校。在校就读期间，自己亲身所见所闻，使她逐渐认清了国民党蒋介石政权消极抗日、积极反共的真面目，决心辍学，另找光明之道。

1938年，陈淑蓉回到遵义，与在女中一起参加进步活动的两名同伴商量共赴延安。经组织批准，3人到达延安后，都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5期的抗大分校学习。由于工作积极、思想进步，她当上抗大分校一支队女生队4班班长。

1939年7月，抗大响应党中央“到敌人后方去开展抗日游击战争”的伟大号召，分校一支队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，从延安出发穿过同蒲铁路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。到根据地后，她常给生病的同志洗衣、做饭等，为了接济困难更大的同志，她把母亲留给她的首饰全部当掉。

1941年春，陈淑蓉被分到抗大二分校警卫连当文书。在此期间，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1943年初，抗大二分校迁回延安，陈淑蓉被分配到冀东军区十三分区卫生处任文化教员。

1943年4月至5月，日本帝国主义对冀东革命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大“扫荡”。陈淑蓉在追赶转移中部队途中，遭到日军伏击，不幸落入魔掌。她不甘受辱，决心以身殉国，在被押解途中，纵身跳崖，但未能如愿。日军严刑拷打逼她讲出大部队后勤物资的藏放地点，她坚贞不屈，没有泄露党和部队的任何秘密，并义正词严地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法西斯罪行。凶残的日军无计可施，恼羞成怒，将陈淑蓉残忍杀害。时年23岁的陈淑蓉为了党的事业，为了民族的解放，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，她用热血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赞歌。

玉屏“夜经济”如火如荼

张波

今年以来，玉屏侗族自治县持续完善夜间经济载体，营造高品质夜间经济消费环境，不断扩大文旅消费规模，持续激发城市经济活力。

灯火闪烁 活力满城

夜幕降临，余晖未尽，该县茅坪新区主题文化广场的灯光早已抢先亮起，100余名广场舞爱好者随着音乐律动，舞姿明快热烈、活力四射。

全民健身中心内新建灯光篮球场、羽毛球场、足球场、自行车赛道、乒乓球等运动场所，增补居民休闲健身活动场所，增加照明设备，延长场馆开放时间，为群众夜间健身提供了安全保障。

立足服装商户聚集优势，该县旺加惠广场推出“集市+活动+演出”模

式，将直播开进店铺、开到街头，嫁接幸运抽奖、优惠代金券等促消费营销活动，促进线上线下同消费。推出首个集市活动——“花园集市”，搭建娘家人暖“新”活动平台，20多个摊位引得40余名商户竞相报名，推介玉屏优质产品进家庭、进夜市，促进消费、拉动内需。

侗听悦唱 业态多元

该县立足丰富的文旅资源优势，依托公共文化服务阵地，大力发展夜间文化娱乐项目，打造“侗听音乐会”文化IP系列活动，推出了社区专场、景区专场、商圈专场、火车书屋专场等33场文艺演出活动，活动期间还同步推出特色美食展、文创市集等配套活动，为音乐爱好者和群众带来“音乐+旅

游”的复合体验，营造多元化的城市夜间经济消费场景。

夜色为幕，星空作顶，箫笛铭都与现代音乐激情碰撞，赋予了这座美丽侗乡全新的生命力。不少观众表示，在户外聆听一场音乐会，改变了对“常规剧本”刻板印象，刷新了过往的演出体验。

竭力护航 为引客来

日暮时分，该县茅坪大道的夜市网红街开始热闹起来。摊贩们沿步道两侧有序摆开，百余盏路灯依次亮起，点点灯火连成一片，玉屏人的“夜生活”正式开启。

市民们饭后漫步其间，摊主热情招揽生意，顾客悠闲挑选商品，还有人

自带音响唱歌、直播。烤串的滋滋声、商贩的吆喝声、市民的欢笑声交织在一起，绘就一幅生动的夜经济画卷。

烟火气的背后，是该县一系列惠民政策的有力支撑。

为营造良好的旅游市场环境，该县市场监管加强产品供给、安全生产等相关工作；公安增派警力，为网红夜经济站好平安岗，维护夜市秩序，切实保障社会治安秩序稳定，全力护航市民出行平安；供电部门第一时间架设临时线路，确保夜市灯火通明；水务部门则安装便民水管、增设直饮水点，为商户和市民用水饮水提供便利，各部门协同联动，从基础设施到安全服务，织密全方位保障网。

从“炒黄豆”到“接力棒”的守望者

(上接1版)

新兵连的雨总带着股狠劲，砸在训练场上溅起半尺高的泥花。刘明光趴在泥浆里匍匐前进，裤腿磨出的破洞灌满了黄汤，膝盖的血珠混着泥水往下淌。他想起父亲临终前那句“把腰杆挺得笔直”，身为和平乡（今坪地场）乡长的父亲在他十二岁时猝然离世，灵柩从乡政府抬回老鸱林村的那天，全村人都站在路口相送。“党员的骨头要比山石硬”，父亲未竟的话成了他胸腔里跳动的鼓点，每一次匍匐、每一次冲锋，都是在替父亲把路走扎实。

军营的月光下，只有初中文化的刘明光捧着字典啃书本。他把训练场上的拼劲搬到学习里，连队黑板报成

了他的阵地，粉笔灰洒满肩头，写出的文章却带着泥土与钢枪的气息。两次嘉奖令寄回家时，母亲把奖状贴在堂屋正墙，逢人便说“我家明光在部队长本事了”。

家信往来是跨越山河的绳。母亲的字迹在信纸上洇开：“好好长本事，在部队给咱家、给石阡争光。”他在回信里对弟弟们说：“部队是锻炼人的大熔炉，希望你们都能来！”这句话像颗火种，点燃了刘家四兄弟的从军梦，刘明忠、刘明权、刘明建、刘明周相继穿上军装，五杆钢枪在军营里撑起刘家的脊梁，老鸱林村的乡亲们说起这事，总会竖起大拇指：“刘家的娃，个个是好样的！”

1969年退役后，刘明光的脚步从

未停歇。在息烽县军工企业搞宣传，他把车间当战场，笔下的工人个个带着军人的锐气；转到石阡县公安局汤山派出所，他在打拐行动中踏遍粤桂滇的山山水水，追捕犯罪分子时，那股子冲锋陷阵的狠劲丝毫不减当年。

三等功、五好战士……几十年来，荣誉簿上的字迹从青涩到沉稳，却从未让他停下脚步。2006年从派出所教导员岗位退休，他扭头走进老鸱林村的山沟沟——铺马路时，他蹲在路基边徒手搬开碎石，掌心被棱角划出血口子也顾不上擦；修水渠时，他拿着皮尺在烈日下丈量，膝盖旧伤犯了就拄着木棍继续走；架电线时，他爬上竹梯手把手教村民，粗糙的手掌磨出了新茧。

每年春节，刘家总会召开“军事座谈会”，长辈们深情讲述烽火岁月和军营故事，分享对忠诚、奉献、担当的理解与感悟；年轻一代则汇报思想、交流心得，让家国情怀和从军报国的种子在孩子心中生根发芽。

“盼子孙后代一代接一代，稳稳接住这根浸满忠诚与热爱的接力棒。”刘明光总会以这句话结尾。他的声音不高，却像当年在军营里喊出的口号，清晰地落在每个人心上。那根接力棒，从1964年老鸱林村的晨雾里出发，经过钢枪、警徽、水渠与电线，正带着永不褪色的温度，传到更远的地方。